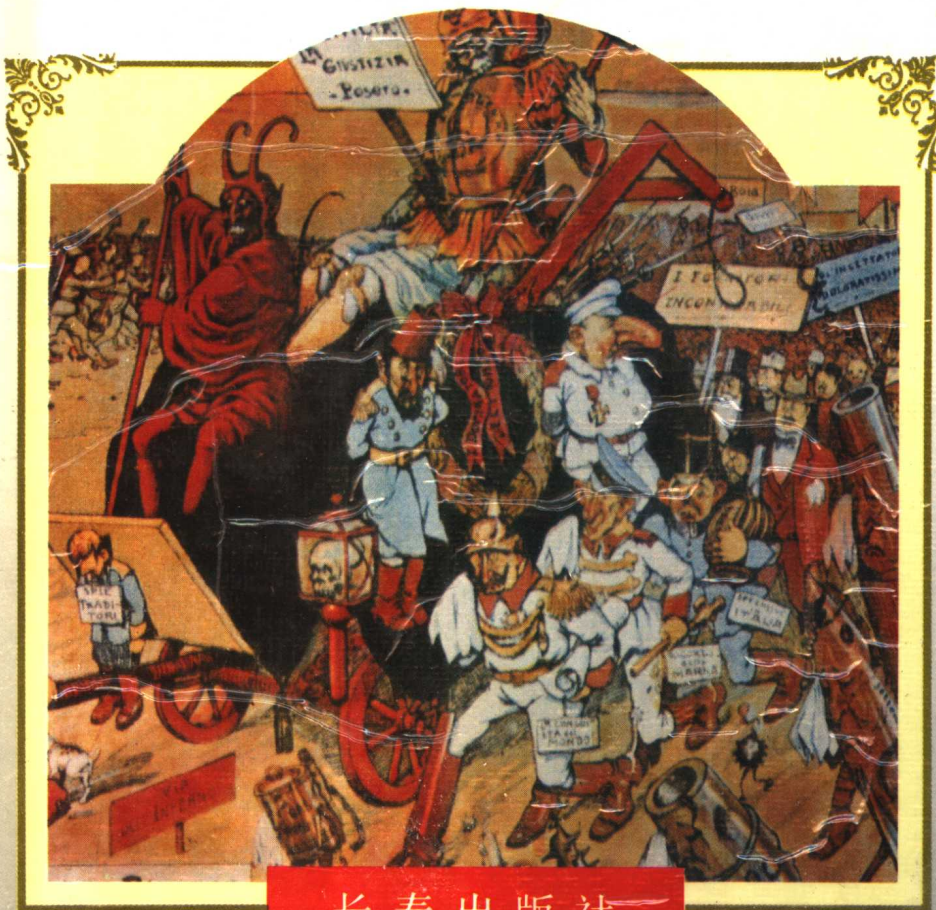


○ 世界史精览 ○

火山口上的分赃

——脆弱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长春出版社

世界史精览

火山口上的分赃

——脆弱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陶诗永 宋洪章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世界史精览

火山上的分脏

陶诗永 宋洪章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年2月第1版

印张:10.875 插页:4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53 000

印数:1—5000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13.00元 (全32册)388.00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总策划 杨德宏 王占通

主 编 申晨星

副主编 王恒伟 夏保成 张耀民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占通	王亚玲	王国瑞	王洪玉
王恒伟	冯 超	申卫星	申晨星
刘 泓	阴 玺	巩英春	李松梅
李 健	李焕栋	李曦瞳	杜宇峰
陈文海	宋洪章	杨德宏	张耀民
周 杰	郑淑芬	夏保成	鄂淑燕
颜海英			

序

人，无不懂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入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入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20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1851年底至1852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20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桛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梓，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30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谈。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履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 录

第一章 匆忙拼凑的世界地图·····	(1)
1919 年 1 月,战火余烟未散,然而 另一场没有硝烟的 32 国大搏斗又 在凡尔赛宫开始了·····	(3)
争吵!争吵!除了争吵,还是争吵! 似乎他们是为了吵架才来到巴黎 的·····	(28)
战胜国口称维护和平,伸张正义, 却把战败国当做一块大蛋糕切得 七零八落·····	(52)
列强虽由于分赃而争吵不休,但 在“俄罗斯问题”上却空前一致, 要把红色苏俄“扼杀在摇篮里”··	(83)
人们不禁感慨:问苍茫大地,谁主 沉浮?凡尔赛体系将何去何从····	(93)
第二章 列强构建了“新秩序”·····	(112)
巨头们将他们的眼睛紧盯在欧洲	

和战败国身上并为此作了精密的
谋划处置。然而，出乎他们意料
的是 (112)

“要对付铁甲舰的攻击，就必须拥
有铁甲舰” (119)

唯一与上次会议不同的一点即在
于它们将中国视为了公共财产并
在空前的“友好合作”中将之“共
了产” (128)

第三章 敞开的窗口 (182)

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战争将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撕开了一个巨大的、
永远无法弥补的缺口 (182)

黄金能把人的灵魂带入天堂。于
是，贸易协定打开了欧洲紧闭的
窗户 (190)

列强的两个敌手俄德在会外携起
了友谊之手。这对它们来说意味
着什么呢 (197)

到了1924年，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
弯，在国际上出现了“承认苏联
之年” (218)

英、法、美三国，本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支柱。然而，敌国既已不存，盟友岂能再相安无事 ……	(226)
德国以各种方式向凡尔赛体系发动了抵制抗拒，想打碎这块吊在自己脖子上的沉重的磨盘石 ……	(235)
第四章 徘徊的战争幽灵 ……	(246)
银钱是亮的，面对成堆的金币，谁不动心？德国有胆量肇事，又无勇气赔款；列强都要吃到蛋，又要避免把母鸡累死 ……	(246)
1925年10月，在瑞士的一个小镇上，德国再一次时来运转，又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政治大国的宝座 ……	(273)
列强就裁军举行了几百次会议，签订了上百个条约，可谓有声有色、有板有眼。然而，在这出闹剧的帷幕后面却是 ……	(282)
第五章 款款走上历史舞台的凶神 ……	(294)
蜗居于弹丸小岛上的东方小国日本，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打响了第一枪，一个新的世界战争策	

源地在东方形成了 (294)

1933年，在德国，一个昔日维也纳街头的流浪汉和一战时的下士，竟然当上了总理、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不仅德国掀开了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而且欧洲以至整个世界的悲剧命运也从此开始了 (309)

第一章 匆忙拼凑的 世界地图

人，作为万物之尊和宇宙的精灵，从洪荒的远古到现代文明的今天，从茹毛饮血到太空探险，悠悠岁月，以自身的智慧和能量对大千世界进行着永不停息的探索和改造。一方面，他们竭尽心力地创造一个祥瑞平和的太平世界，另一方面，他们很多时候又显得极其乖张暴戾，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武力互相杀伐，轻易毁掉来之不易的和平。因而，战争，自从人类成为宇宙的主宰者以来，它总是像一个神秘的幽灵，紧紧尾随着这些宇宙的主人，召之即来，挥之不去。

翻开人类文明史的书页，上下几万年，悠悠数千载，人类由于战争这个恶魔的附身，演出了多少血腥的惨剧！如果说最初的部落争战还主要是由于原始的血亲复仇的荷尔蒙的刺激，带有极大愚莽蒙昧的冲动因素，仅仅限于地球这

个太空巨物上那些极不引人注目的山谷和原野的一隅一角，那么，20世纪初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人类史上最大的互相杀戮，它不仅在五洲四洋扬起了血雨腥风，更重要的是，它是在人类自身迈进了现代工业文明门槛之后的第一次规模空前的厮杀。

人之初，性本善。人类在每一次拼杀过后，总会在人类最基本的人性导引下而平息干戈，握手言和。从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前的20年间，也许正是由于这场空前浩劫太令人类心有余悸、触目惊心，因而人性中最基本的“性善”因素得到了最高层次的发挥和褒扬。从西伯利亚到大洋洲，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人类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共同心声：“长久和平”、“永不再战”。从牧师神父到村夫村妇，从政治巨擘到平民百姓，为了重构和平，有多少人奔走呼号、上下求索！尤为难得的是，战时怒目相向的政治家们也坐到了谈判桌旁。20年间，条约一个接着一个，会议一次接着一次，他们似乎在用空前的耐心和坦诚去殚精竭虑地重构世界新秩序、重建人类新和平。然而，令人遗憾和困惑的是，仅仅过了20年，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却再一次架

上了人类的颈项。如果说在史前的部落战争之余，人们尚能表现出一定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兄弟情谊，那么，在现代文明熏陶中的人们，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变得恣睢暴戾、唯我独尊了呢？人类从那时起到现在，在经历和面对战争与和平的反复轮回的怪圈之余，情不自禁地问：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是文明的进展与人性的兴灭之间有一条二律背反的规律存在吗？人性善耶？恶耶？是耶？非耶？……

1919年1月，战火余烟未散，然而另一场没有硝烟的32国大搏斗又在凡尔赛宫开始了

1月的巴黎，寒风呼啸，冷气袭人，严冬的身影仍在徘徊，看不到一丝春天的气息。然而，一进入市内的主要大街，人们却分明感受到一种热气腾腾、暖意融融的气氛：大街上人流如潮，熙熙攘攘。大小商店门庭若市，生意空前的火。从市政府大楼到高级宾馆，从邮局到普遍商店，除了法国国旗外，还有许多花花绿绿的外国国旗并排挂起，迎风飘扬。莫非巴黎又要举行万

国博览会？可是，细心的人士又发现，与历来博览会不同的是，巴黎的标语横幅却空前多起来，而商品广告牌并未增加多少。“胜利万岁”、“永久和平”、“巴黎热爱和平”、“让正义之光洒遍全世界”……诸如此类的条幅比比皆是，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这又使市民们不禁有些困惑了：这些标语可与订货展览会没有多大关系啊！更让人猜不透的是，豪华宾馆不仅客人空前爆满，而且停车场上豪华轿车格外的多，并不时有一些保镖模样的人转来转去。大街小巷，到处是记者，一个个来去匆匆、神神秘秘；各大报纸号外大增，发行量直线上场。在热烈、嘈杂的气氛中，到处荷枪实弹的警察、呜呜作响的警车又给这灼热的空气平添了几许神秘和紧张。巴黎发生了什么事了？法国政府又有什么重大国际活动？……人们三五成群地议论、猜测，甚至给巴黎电台和国家新闻署频频打电话，要求给予解释和答复。

地处巴黎西南郊的凡尔赛宫，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它完全没有市中心那种喧嚣和闹哄哄的气氛，显得宁静得多了。从外表上看，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跟平常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之

处。但是有一点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周围增加了不少全副武装的法国军人，他们或站岗，或巡逻。大门内仍然有进进出出的人员，可是似乎没有一个人像观光的游人，倒像政府中的各级公务员。进入凡尔赛大厅，则又是一幅格外引人注目的画面：昔日宽阔的供游人休息的大厅，此时却显得比较拥挤。顺着大厅的四面墙下，一字排开了许多名贵厚重、闪闪发光的橡木雕花桌椅，许多桌子上摆着红、白色的电话机以及打字机等办公用具。在大厅正中，有一个临时搭起的主席台，前面立着几架麦克风，似乎是有什麼显赫人物要作重要发言或演说。总之，整个大厅就像是一个大型会议的新闻发布中心。

顺着走廊朝前走，在里面一间相对小一些，但装饰极为典雅豪华的大厅内，坐着约五、六十个服装各异，但气质非凡、派头十足的人物，他们正在三三两两地低声交谈着，因为语言各异，所以根本听不清楚他们在谈什麼。但每个人的脸上却带着微笑，并不时有人笑出声来。整个大厅内的气氛是轻松明快、暖意融融的。

原来，就在两个月前，轰鸣了4年之久的欧洲大陆上的枪炮声终于沉寂下来了，同盟国集